

静水流深



写给父亲的第三十一封信

■王宇琦

绯红的夕阳，四合院，梧桐下，一群七八岁的孩童，嬉笑，玩耍。“我来教你们折纸飞机吧。纸飞机是我们的使者，它可以把我们的心愿传达给蓝天……”

三十年时光匆匆而过。书房，台灯发着温暖的光。两鬓斑白的父亲慢慢地走到书柜前，轻轻拿出一个木头盒子，缓缓打开。里面只有一张微微泛黄的老照片和一摞厚厚的信封。父亲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崭新的信封，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在上面郑重其事地写下六个字——第三十一封信。

随后，父亲将信纸铺展开来，拿起钢笔，蘸了一下墨水……

大飞机装配车间内，工程师齐飞正在指导工人们安装蒙皮。车间储物柜里的手机又一次响起，铃声响过之后，屏幕还亮着，可以看到未接来电七个。随后，一条信息，“儿子，你爸住院了。”

病房外，一位身穿中航工作服的青年男子默默透过窗户注视着病房内。病床微微升起，齐父半躺着，上方的吊瓶缓慢滴着药水，心电图机显示着齐父的心率。青年男子在门口站立许久，却始终没走进去。

三十年前。校门口，齐飞正摩挲着红领巾。今天，他加入少先队了，今天也是他生日，爸爸说会来接他。学校早已放学，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出现，齐飞闹着情绪，远处，爸爸急急忙忙跑过来。“爸爸，你怎么又来晚了，你太让我失望了。”说完，用力把红领巾往地上一摔，头也不回跑掉了。

东方泛起鱼肚白，四合院，听见外屋有声音，齐飞立刻跳下床，鞋都没穿：“爸爸，你再陪我玩一会嘛。”齐飞恳求父亲。父亲拎起行李走出院门。齐飞追出院子，望着巷子里父亲的背影大哭起来。母亲心疼地摸摸齐飞的头，什么都没有说。

十年前。“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齐飞朝着父亲吼道，“从小到大你管过我吗？”父亲说：“你不是喜欢吗？为什么不填这个专业？”“我是喜欢，可是因为你，我现在不喜欢了。”齐飞说完便把高考志愿表扔到了地上。“你……”

六年前。仲夏，黄昏落日，大学校园，三三两两的学生，拿着汽水，倾听着微风的声音，互相诉说着分别，憧憬着未来。天空一架飞机划过云层。慢慢地，绚丽的云霞被洗净了，柔和的晚星——就位。“我决定回厂里工作了。但不

是因为你，我只是想照顾我妈。”齐飞站在宿舍楼前，给父亲发了一条信息。未回信。

“爸，我准备报名技能大赛，有没有建议。”实验室里，齐飞发信息给父亲，不服输写在脸上。“没有，自己想。”父亲发来简短的五个字。……

走出医院，齐飞直接回到家里。父亲书房的门虚掩着。整洁的书桌上只有一支还未盖上笔帽的钢笔和那个一直被父亲小心保管的木盒子。

齐飞推开门，走到书桌前，拿起父亲的钢笔，见到上面刻了三个字——终一生，突然沉默了。随后，他慢慢地打开了父亲的那个木盒子。在一沓厚厚的信封上面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自己的爷爷。齐飞放下照片，拿起最上面的信封，信封上面写着“给父亲的第三十一封信”。抽出信纸，“爸，你走三年了，可我总是觉得你还在我身边。飞飞今天会叫爸爸了，等他懂事了，我会告诉他，这个英姿飒爽的飞行员是他爷爷”。

三十年前。冬夜，大雪纷飞，厚重的棉帘垂落到地面，阵阵寒风也未能将它吹开。

“这么着急吗？”齐母问。“现在就得走。你多陪陪孩子。”齐父说。“你放心吧，家里有我呢。”齐母边说着边帮齐父整理了一下围脖：“外面冷。”

门口，齐父依依不舍地向屋里看了看，坚定地转身离开。

二十年前。学校围栏外，匆匆看了一眼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儿子，齐父又急忙离开了。

五年前。“这孩子可真像你一样，不服输。”妈妈看着儿子发来的获奖照片说。“偏点好啊，脾气倔的人有钻劲。”齐父笑了。

办公室门口，齐父看了看还在加班的儿子，什么也没说，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爸，这一关我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要是手术失败了，我担心飞飞没了继续干下去的理由。咱家三代的大飞机梦也会就此终结了。”信看到这里，齐飞眼睛早已红了，拿起父亲的钢笔，在信纸上用力地写下“放心！”转身向医院飞奔而去。

却看见父亲的病床已经空了，父亲已被推进了手术室。

“爸，咱家三代的大飞机梦一定能实现！”择一事，终一生。

诗风词韵

仰望的树桩



■也木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并非一场惊喜，也非期盼从望穿秋水里走来的那位佳人未等来柔情万里却等来脚下泥土的松软背叛

一棵多年开花结果的树静默无言，守望岁月如哑巴少女般，心怀憧憬伫立原地，伸直枝干渴望一个温暖的拥抱

倒下了，并没哭泣，也在拼命挣扎，也在不停地发出呼喊过往的行人似乎不愿搭理路与树的抉择，交给砍伐的人命运摆上天平，却变得不再沉重

多日后，当我再次经过不由生出一丝怜悯不由多看了一眼残存的树桩惊叹的是，它还活着，还有心跳和我一样，保持着仰望星空的姿势

主席禁浮夸 道口改双八

双八镇原称道口乡，属商丘县；1997年划归梁园区，位于距区政府北5公里处。要知“道口”改“双八”的来历，得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来商视察说起。

1958年8月8日，毛主席在河南省委领导的陪同下，视察商丘县道口乡黄楼村中华农业合作社。据说，毛主席到达商丘后一下专列，便向陪同的商丘地、县干部一一询问耕地面积、小麦收成、高粱、玉米、棉花的种植情况，以及开展文化科学技术活动的效果。随后，他走进乡村田间地头，查看玉米、谷子、大豆等秋季作物的长势。当他老人家行至中华农业社七一试验站的一块红薯地头时，停下来脚步，认真听取当地干部介绍红薯种植情况。当大队干部汇报说计划亩产10万斤时，主席眉头微皱，语重心长地说：“亩产10万斤，秋后我再来看看。如果实现了，我向你们

们贺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一位伟人，对于这个不切实际的提法，这句充满智慧的话语，既保护了群众的积极性，又巧妙地批评了浮夸风，不曾一服清醒剂。

毛主席视察走后，地、县、乡三级干部经过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认真讨论，领会其精神实质，废除了原先红薯亩产10万斤的计划指标，要求广大干部群众依照主席的讲话精神，实事求是地开展好农业生产。

为纪念毛主席这次视察活动，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商丘地委于1968年在道口乡黄楼村建立了“毛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后来又把道口乡改为双八乡（现称双八镇），黄楼村改为双八村。



100.5125次列车邮车车厢 夜 内

刚才走到邮车门口又返回的乘警（字幕：中共地下党 翟威），将三只邮包袋口内暗记有“L”（“龙”字拼音第一个字母）的邮包从邮包堆里拎出来。打开邮包看到电台零件完好无损地被一沓报纸包着，迅速扎紧口袋系上绳子打开车窗将邮包垂挂在车窗外，放下车窗将垂吊邮包的打结绳头卡死，隐藏在车窗右下角。

听到车门外有动静，翟威迅速将剩下的一只邮包重新埋入邮包堆。

101.5125次列车邮车车厢 夜 内

宪兵小队队长山村勇推开邮车门进来，邮车内空无一人。

但是变动的邮包堆引起了小队队长山村勇的注意。

山村勇走到邮包堆前观察，抽动鼻子，似乎闻到了酒精气味。走上前去掂起一邮包嗅嗅，放下邮包快速向车门走去。

102.5125次列车8号车厢 夜 内

津木加一站在徐达远、牛振帮和老杨面前检查良民证和车票（装作与徐互不相识），极力掩饰狐疑，几次打量三人。

牛振帮站在徐达远身后紧贴徐达远，绷着手指榴弹绳子紧紧攥在牛振帮手心里。

徐达远边解大衣扣子边讪笑着指向牛和老杨对津木加一说：“朋友，良民大大



的，一路的干活。”

这时宪兵队小队队长山村勇从后车厢过道跑过来附到津木加一身边耳语。

津木加一听后撂下检查的证件急遽向前走去。

坐下来的牛振帮从怀里掏出古典小说《歧路灯》拍在徐达远的腿上：“说说吧，都怎么回事？”

看到《歧路灯》，徐达远脸上顿现惊惧。

徐达远欲去怀里掏东西，牛振帮：“别动！”

徐达远：“抽支烟……”

牛振帮：“不抽！”

103.陇海铁路一铁路桥上 夜 外

一根火柴点燃一支烟卷，又点燃另一支烟卷。镜头拉开，是铁路桥上两个日军巡逻兵点燃烟卷。点燃烟卷的日军巡逻兵看铁道装甲巡逻车亮着灯驶远，分头游

荡向桥两端。

突然从桥下跳出胡二楞子和两个武工队员，将两个巡逻兵手刃、折脖放倒；另几个武工队员分别冲进桥两端的左右两个地堡，一枪不发解决了地堡里的鬼子。

换上鬼子军衣的武工队员分头迅速将桥头鹿砦、拒马桩移开。

104.5125次列车 夜 外

奔驰的5125次列车。列车光影中身穿便服的孔祥柱、冯光带领几名穿军服的特务连战士策马奔驰追赶列车。

邮车车厢两个车窗外分别垂荡着一只邮包。

孔祥柱接近一只垂荡的邮包，用马刀背挑住荡起的邮包，手背一翻一抖割断绳子，邮包落在孔祥柱的怀里。

孔祥柱将邮包扔向紧贴身后的一战士手里。战士紧紧抱住邮包策马跨下路沟。

孔祥柱又策马奔向邮车另一只邮包。

列车拐弯。

车头灯光照射下出现一座铁路桥。铁路桥驻守的几个日军已被武工队和骑兵排战士解决，路障被移去，空余地堡。

孔祥柱策马追赶邮车窗外的另一只邮包。

逼近的铁路桥，接近邮包的孔祥柱，荡起的邮包。

铁路桥，邮包，孔祥柱。

三者距离越来越近。

邮包接近铁路桥的一瞬间，孔祥柱腾身跃起将钩索甩向铁路桥护栏的同时扑向邮包。孔祥柱抱住割下的邮包借势跳下铁桥。

列车呼啸而过。

105.5125次列车邮车车厢 夜 内

津木加一拄刀站在邮车内，看狼狗在邮包上嗅着。

日宪兵队小队队长山村勇、几个官佐和数个鬼子车厢内警戒状态。

狼狗在邮包堆边打转。

津木加一嗅到了酒精气息，命令（日语）：“将邮包统统打开！”

宪兵队鬼子和伪乘警们上前七手八脚逐个打开邮包。